

“我的龙舟记忆”征文选登

“邵阳变化真大”——父亲坐我肩头看龙舟竞渡

尧淑国

听说邵阳要举行龙舟大赛,父亲拉着我的手说:“伢伢子,那天能带我去看吗?”我说:“您这么大年纪,背驼了,脚也没有力,还是别去了吧!您实在想看,我去现场把比赛过程录下来,回来播放给您慢慢看,或是让姐姐在家陪您在手机上看直播,好吗?”父亲说:“我30多年没去过邵阳城了,这次我想趁看比赛的机会到邵阳城走走。”

父亲参加过“抗美援朝”,现在虽然95岁高龄了,但很关心国家大事,每天盯着电视机看新闻节目。去年一场大病差不多要了他的命,现在他身体好些了,就想着到外面走走。为了却父亲的心愿,我答应了他。

6月21日清早,天空下起了小雨。我觉得老父亲腿脚不利索,走路很吃力,又加之看比赛的人太多,实在不方便,于是劝他别去了。父亲已换好了新买的衣服,大声说:“我当年‘抗美援朝’的时候,什么苦没吃过,什么难害怕过。

了好久才等来这一场龙舟赛,谁又舍得把好不容易占到的位置让出来?

雨还在零零星星往下落。挤得满当当的人群散着热气,连空气都变得黏糊糊的。姐夫抹了把额头上的汗,也看着满头大汗的父亲说:“爸,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在家吹着风扇看直播,比这儿舒服多了。”说完用手指了指家的方向。父亲大声对姐夫说:“我不走,我得在这儿好好看。”

看着父亲倔强的样子,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个念头:父亲瘦小,坐我肩头看挺好。于是我蹲下身子,拍了拍自己的肩膀,回头冲父亲笑:“爸,来,您坐我肩头。”姐夫小心地扶着父亲的胳膊,慢慢把他架到我肩头坐稳。父亲双手捧着我的脸,我攥住父亲的小腿,慢慢直起腰。

“看见没?”我大声问父亲。父亲没回答。姐夫告诉我,父亲正瞪着江面,目不转睛。我驮着父亲,站在人潮里。看到这种情形,身边的人自发往旁边挪了挪,给我们让出一小块稳当的地方。

看完龙舟赛,我牵着父亲来到繁华的街道。父亲迈着颤巍巍的步子,东看看西瞅瞅,满脸的笑意。开车回家的路上,我问父亲:“爸,您今天看了龙舟赛和邵阳城风光,有什么感受呢?”父亲说:“邵阳变化真大啊!”

(尧淑国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❖ 漫游湘西南

今生约定围子溪

曾秦伟

游历过无数名山大川,磅礴巍峨者有之,奔腾咆哮者有之。但常浮现在脑海中的,首推雪峰山,以及雪峰山下的条条江河。

雪峰山下,走出了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魏源,走出了“护国元勋”蔡锷。而雪峰山会战的胜利,更是拉开了中国军队战略总反攻的序幕。雪峰山,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山。

山下古镇高沙久负盛名,“小南京”之称绝非浪得虚名。逶迤的蓼水河,宛若仙女的腰带。迴瀾桥百年依旧,好像在倾诉昔日辉煌,讲述当今荣光。

高沙走出去的文艺大家谢璞,他创作的《珍珠赋》名闻遐迩,其光辉至今仍在晨曦中的蓼水河、平溪江里跃动。

山门古镇走出去的美术大家黄铁山,其作品色调与晚霞中的迴龙洲辉映成趣。高耸的文昌塔,默默守护着这儿的文脉,成为学子们心中的图腾。

随地散落的文学种子,在雪峰山下顽强而野蛮地生长。

在雪峰山下的条条江河里,围子溪对我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围子溪乃蓼水河支流,是我儿时的万花筒,有着别样的风采。在这方天地里,有时星光点点,有时风云交织,有时雷电交加,无数人在此演绎了人生传奇。

围子溪仍在静静地流淌着、唱着,在肥沃的田野,在静谧的村庄,在我念念不忘的心上。

每当听人感叹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我便愈发珍惜耳边父母的唠叨。从军二十余载,与双亲聚少离多;从懵懂少年走到中年转行,一路跌撞,才渐渐懂得父母当年的不易。

父亲幼年即失恃失怙,亲生父母临终将他托付给胞弟。我的“爷爷”,也就是父亲的叔叔,曾是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他年轻时背过短枪,投身抗日洪流,当过翻译,是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。抗战胜利后,他卸甲从商……后来,爷爷奶奶从益阳迁回宝庆老家。

生活的重压与精神的苦闷让爷爷终日与酒为伴,最终撒手人寰。奶奶带着十来岁的父亲,生活陷入了困顿。父亲放下了书本,拿起了锄头,在泥土里刨食,竟刨出了日后安身立命的全部筋骨。

父亲曾响应国家号召,投身“三线”建设,无论是修建湘黔铁路还是机场,他总是工地



脚夫

❖ 湖湘三百六十行

脚夫

唐文林 王艳萍

脚夫,是对搬运工人的称呼,他们靠肩挑、背扛等方式从事中短途货物运输。脚夫是十足的苦力,为了养家糊口,他们走南闯北、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,一走就是十几天或数月。

如今,在交通日益便捷的当下,在名山大川或是交通不便的地方,仍有脚夫存在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为“电工专家”,县区好几家煤矿争相高薪聘请他。即便后来因故下岗,他也未曾消沉,而是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,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小卖部。我们家成了改革开放后村里最早的“万元户”之一,并被评为“五好文明家庭户”。父亲用他那双创造了无数价值的双手,向我展示了一个男人最可靠的魅力——那份谁也夺不走的真才实学。

父亲不仅勤劳、有才能,还很正直。他担任生产队会计时,公私分明,账目清晰,因坚决反对某些干部私分公物的提议,得罪了人,竟被罢免。他从不后悔,只说:“手不能乱伸,心不能有愧。”

如今,年近八旬的父亲,依旧在帮弟弟打理着那个充满回忆的小卖部。而我,依然漂泊他乡,纵然时常归家,陪伴的时光却总是短暂仓促。

(李向东,邵东人,基层民政工作者)

崎岖山路赶去煤矿。等拖着满身疲惫的身躯回到家,他又立刻扛起劳动工具,奔向承包地。尤其到了“双抢”时节,他还要顶着酷暑或大雨,帮助家人采摘三四百斤黄花草,并在当日完成蒸煮……如此年复一年,父亲的汗水浇灌出了我们家日益红火的日子:老屋扩建了,粮仓堆得满满当当,家里有了存款,还开起了小卖部。

父亲仿佛天生就有一种“干一行,爱一行,精一行”的魔力。务农时,他是远近闻名的种地能手;在煤矿,他是年年受奖的生产先进;后来,他又自学成

❖ 六岭杂谈

印证的偏见

刘振华

早前,在湘西南某地的深山里,我遇到一个年龄小我几岁、言谈技巧却胜我百倍的哥们,权且称他小林。得知我来自“小麦产区”,小林便拉着我问东问西,关于那边人类的衣食住行,最主要的是关于洗澡和如厕两个问题。

小林问:“那边的人是不是很少洗澡?”如果同样的问题你早已被问过不下百次,再遇到时,相信你会面带微笑,心平气和地回答。“是的,和这边相比,那边的人确实较少洗澡。”我说。他笑了,似乎我的反复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“偏见”不是偏见。

天热时,洗澡是再简单不过的事,南北皆然。我家乡河流不多,但地下水相对充足,且几乎村村都有不少池塘(乡俗喊“坑”,水势随季节盈涸),生活、灌溉用水没有缺乏之虞。夏秋季节正是水势丰盈之时,傍晚时分,塘晒了一天,水温刚好。这时随便走进哪个村子,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池塘里,满是泡澡或游泳的农人、孩童,以及不怕人的鹅鸭。

天冷时,洗澡不仅麻烦,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我初中时期开始住校,每周回家一次。学校里不但没有澡堂,连热水也无供应。水塔只在固定时间放水,不放水,洗脸、刷牙、洗碗都成问题。如果哪天冷得过分,水塔就成了冰疙瘩。解冻之前无水可用,洗脸、刷牙就成了奢望之事,更别说洗澡了。因头痒难耐,用冰水洗头的还较常见。但洗“冰水澡”的人,我没有见到过,似乎我们那届学生意志都不够坚强。每周回家洗一次澡,是现实所迫,是无奈之举。高中时,住校生每三周放假一天半。虽然学校位于县城,但仍没有配备澡堂,公共卫生间也没有热水供应。三周不洗澡,即使再邋遢的男同学也实在难熬。实在忍不了时,就到超市买壶热水,到两面漏风的卫生间将全身上下快速搓一下走个流程。毕竟,大冬天洗澡冻得牙齿不打架、浑身不哆嗦的少有。

谁能想到,到长沙读大学的第一课竟然有关于洗澡的事。那晚,辅导员给两个班(两班同一个辅导员)开会,期间特意叮嘱女同学到澡堂洗澡时要格外注意,以防有人偷窥。当时我很是气愤,这把男同学当什么人了。不久后,我就理解辅导员何出此言了。学院新生大会时,某领导称:“我们大学是‘一流大学’,招的却是‘三流学生’。”我想,“三流”即使不是下流,距离下流也不会太远。

说来,我是直到和全国各地的同

学交往之后,才发觉大家的生活习惯差异是如何巨大,比如洗澡。一个来自广东阳江的男同学,即使天寒地冻,只要不下刀子,每天必端着盆子往澡堂赶。我常常说他“干净得像屎壳郎一样”——我老家对极度爱干净之人的戏谑说法。尽管长沙天气极差,但并没有差到下刀子的程度。所以,下刀子时他还会不会去洗澡,我一直没有机会验证。也是这位男同学,曾对北方同学天寒时节的洗澡情况做过调查,当得知有些来自东北的女孩四五天洗一次澡时,他惊讶极了。不过,洗澡频次问题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同学关系。也有可能他嫌弃得不得了,只是从没有说出来罢了。

小林的第二个问题:“那边是不是都是旱厕?”“以前的乡下,都是。”我答。他接着说:“那可不太卫生啊!”我尴尬地笑了笑。转而说遇到他之前,我刚刚在一所修建在峡谷上的厕所方便完。厕所踏板距离有水流动的谷底四五米,方便时臀下生风,两腿忍不住发抖,其不舒适性和旱厕旗鼓相当,卫生状况较早厕也好不到哪去。现在,轮到他面露尴尬了。

以前农家因需积粪上田,旱厕虽不卫生,却有其现实必要。而求学时的如厕问题,不仅是狼狈之事,有时可称得上恐怖。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,为什么我所就读的初中学校厕所脏乱到让人无从下脚,是老师教生无方,还是学生冥顽不灵?尽管浸染了书香,似乎对有些人来说,厕所越是脏污遍地,越名副其实;让厕所名副其实如果称不上壮举,怎么也算“学有所为”吧。

关于如厕之恐怖,我最早的记忆是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我们村子不小,村里学校却不大,共有南北两排房子、七个班级。一、二年级各二个班,靠南;三、四、五年级各一个班,坐北。那天,我们带着凳子到教室外进行数学考试,人或蹲或坐在地上,把凳子当桌子,在上面答题。时值隆冬,虽然太阳高悬,大家却个个裹得厚厚实实。突然,从女厕(位于两排房子之间,正对校门)传来大哭声。我们侧头望去,只见校长刘木典冲出办公室朝女厕跑去。很快,他就把那棉裤沾满脏污的一年级女孩领了出来。“她掉厕坑里了。”不知谁说了一句,大家开始笑。校长要女孩回家去换衣服,接着转身走回办公室。就这样,在同学的大笑声中,女孩大哭着朝校门一步步走去。

(刘振华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零食风波

王瑞瑄

由于我的年龄跟学生们接近,所以大家跟我没有什么距离感。

有一天,我找一个学生谈话。聊完后,只见她“轻车熟路”地拉开我的抽屉,在里面翻来翻去找零食吃。我忙着工作没有理她。过了一会儿,我抬起头看她,发现她手里拿着一根大香蕉,嘴里鼓鼓的,像小仓鼠一样不停地在嚼。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垃圾桶底:一个酸奶盒子、几个砂糖橘壳静静地躺着。

我默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,一边惊叹于她的好胃口,一边问她:“你今早上没吃饱吗?怎么还吃这么多啊!”学生回答道:“你的零食真多,我也想吃。”

最近,我发现办公室的零食总是莫名其妙减少。出于好奇,也出于一点小小的警惕,我决定暗中观察。那天,我故意提早溜出办公室,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盯住门口。不久,就见几个学生笑咪咪走进办公室。我尾随其后,透过门缝发现,他们正拿我的零食吃!看到他们小心翼翼而又兴奋的样子,我先是惊讶,随即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

后来,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最近买零食明显增多,有的甚至会在家中偷偷吃零食,晚上肚子闹得不舒服甚至看医生的都有。我不禁暗暗责备自己:作为老师,我的“贪吃”行为在学生面前起不好的作用了。

为了更深入了解学生的想法,我特意找了几位学生聊天。他们毫不掩饰地说:“见老师零食吃得香,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思,好像零食更好吃了。”听到这里,我的心仿佛被轻轻敲了一下。我当即向学生们诚恳道歉:“平时老师的嘴闲不住,办公室囤了一大堆零食,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!我会改正,也希望你们能跟老师一起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。”

从那以后,我把办公室的零食收了起来,并格外注重自己的生活习惯,毕竟言传不如身教。

(王瑞瑄,任职于长沙市东雅中学)